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三

明

宣宗皇帝

宣德元年春正月命侍郎黃宗載一名厚字厚夫豐城人等清理

天下軍伍

時軍伍頗缺衛所軍州縣多不以實無丁之家誅求不已有丁之戶

行賄興州軍士范濟詣闕言之乃命宗載等十五人分

往直省清理之其後定清軍例二十四條遣京鄉給事

中御史以為常

三月以禮部左侍郎張瑛刑臺人兼華蓋殿大學士直文淵

閣

初帝為皇太孫。瑛以給事中與陳山沙縣人俱侍講讀至

是以舊恩遂有是命。瑛善承風旨。雖參機務。委蛇受成

而已。帝亦弗重也。陳山于明年正月亦拜謹身殿大學士。

夏四月遣成山侯王通征黎利。

先是利陷茶籠。去年十月陳智方政討之。敗績。是年三月時渠魁

未平。小寇蜂起。宣化賊周臧太原賊黃庵芙蓉賊潘可利雲南遠州紅衣賊長肇俱叛附利

官化太原皆府名芙蓉縣名皆屬交州布政司今為安南國地。帝降旨切責智政以

通為征夷大將軍。充總兵官。馬瑛為參將。帥師討利。尙

書陳洽參贊軍務。智政俱削爵。充為事官。明制凡以失律奪職載罪

從征者稱聽通節制。通既出師一日帝御文華殿。羣義

為事官。自建郡縣以來。用兵無寧歲。昨遣將出師。朕反覆思之。欲加洪武中使自為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卿

交趾自永樂以後久隸版

圖黎利等竊弄滇池構兵

和順正王誅所必加難陳

智方政等敗衄相尋亦由

於闐將非人耳宣宗既別

簡重臣統兵進討而又聽
楊士奇等珠崖之論其時
塞夏諸臣能不隨聲附和
正宜相商決策乃軍行甫
出國門而君臣相顧已早
爲棄地息兵之說厥後王
通但務講和陳洽柳升相
繼戰歿喪師失律坐爲小
醜所困皆由於廟謀之氣
先餒耳

等以爲何如義原吉對曰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
矣二十年之功棄于一旦臣等以爲非是帝顧一奇策
曰卿兩人云何對曰交趾唐虞三代俱在荒服之外漢
唐以來雖爲郡縣叛服不常漢元帝時以賈捐之議罷
珠崖郡前史稱之元帝中主猶能布仁行義况陛下父
母天下與此豺豕較得失邪帝頷之乃下詔大赦交趾
罪人黎利潘僚降亦授職停探辦
金銀香貨欲以弭賊而賊無怙心

五月詔毀身療親疾者不得旌表

初洪武中禮部定議凡人子臥冰割股者不在旌表之

例事見前至是總旗明史兵志凡千百戶所衛整女母病

篤剖肝煮液母飲之而愈禮部特爲請旌帝曰孝親有

道剖腹剖肝豈可爲孝若因此傷生則其罪益大所請

不允

秋七月京師地震

是歲南京地亦震。

始立內書堂

洪武中設內官監典簿掌文籍以通書算小內使為之
 又設尚寶監掌玉寶圖書皆僅識字不明其義及永樂
 時始令聽選教官入內教習至是開書堂于內府改刑
 部主事劉翀為翰林修撰專授小內使書其後大學士
 陳山修撰朱祚俱專是職選內使年十歲上下者二
 百人讀書其中後增至四五百人翰林官四人教習以
 為常于是內官始通文墨掌章奏照閣票批硃與外庭
 交結往來矣。

京師地生毛

內使之職止於供給使令
 卽令讀書亦不過教之識
 字記姓名略解大義而已
 特開書堂聚至四五百人
 已不免卑視其事曰令大
 學士翰林等官專以授書
 為務尤紊職守而製班聯
 若輩因此遂得與外僚日
 相習熟實開黃緣交結之
 漸且宗於內使傳言必必

覆奏始行非不留心防制
乃必欲其深通之聖甚至
掌奏批殊悉假內監之手
實不解其何所取義至正
統初即有司禮秉筆之事
貽害遂不可勝言豈非立
法之不善耶

高煦不過一凶暴無賴之
人又習見成祖以篡得國
遂萌逆志其情事究與魏
兵有殊而宣宗亦非惠帝
柔弱可比高煦第乘其新
立逞心不軌不意宣宗之
竟能決意親征故一聞六
師屢境如震迅雷手足已
無所措即其事半功倍固
時勢使然若僅命將出師
恐成敗尚未可定且所遣

長尺餘

詔自今內宮內使傳旨必覆奏始行

屢申諭部科而內宮內使之擅傳旨者終不能禁部科

亦不能違也

八月漢王高煦反帝親征

高煦徙國樂安

永樂中高煦有罪自雲南徙封樂安事具前

益怨望帝即位

與其黨日夜造軍器籍丁壯為兵破獄出死囚厚養之

集旁近無賴子弟及逋逃賜銀幣編隊甲奪府州縣官

民畜馬立五軍

指揮王斌將前軍韋達左軍千戶盛堅右軍知州朱恒後軍高煦自將中軍

四哨

指揮韋弘韋典千戶王玉李智領之

部署已定授王斌太師朱恒及

長史錢吳尚書盛堅及典仗侯海都督教授錢常侍郎

之薛祿聞命色變甚至向
廷臣垂泣其懼怯無能視
建文時之李景隆相去有
幾幸而薛宗芬雖且楊榮
等之力贊親征亦非齊當
輩所能及其功效故不可
同日語也

其餘各以差授職遣人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爲助期先
取濟南然後犯闕御史樂安李濬家居變姓名詣京白
其事山東文武軍民真定等衛所告變者亦踵至高煦
遣親信枚青入京約英國公張輔爲內應輔立誓以聞
帝遣中官侯泰賜高煦書泰至高煦盛兵見泰曰靖難
時非我出死力不得至是太宗輕聽讒言削去護衛從
我樂安仁宗徒以金帛餌我今上舉口談祖制吾安能
鬱鬱久居此乎因命泰觀其軍馬兵器曰以此橫行天
下可也爾歸報爾主速執送奸臣然後議吾所欲耳泰
懼不敢言歸亦不以實對越數日高煦所遣百戶陳剛
賚奏至多所指斥索誅奸臣以夏原吉爲罪首帝遣陽

武侯薛祿

膠人。行六。軍中呼薛六。後實更名祿。

往討之。夜召諸大臣入議。

原吉免冠謝死罪。帝曰。卿何為是言。彼借卿為兵端耳。

休戚與卿共之。命諸大臣坐屏左右密語。楊榮首勸帝

親征。帝難之。張輔曰。願假臣兵二萬。擒獻闕下。不足煩

至尊。榮曰。彼謂陛下新立。必不自行。故敢爾。以天威臨

之事。無不濟。臣請先驅。原吉曰。獨不見李景隆已事邪。

臣昨見所遣將。命下即色變。退語臣等泣。臨事可知。至

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

議遂決。越三日。發京師。命鄭王瞻埈。襄王瞻墻。居守。

帝在

道。馬上願謂從臣曰。卿等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

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為巢窟。或曰。彼曩不可離南京。今

必引兵南行。帝曰。不然。濟南雖近。攻之未易。下聞大軍

至。亦不暇攻。護衛軍家屬在樂安。豈可舍之而南。以朕

計之。高煦外強中怯。敢反者。以朕年少新立。眾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自行。他將來以甘言厚利誘之。冀僥倖成事。今朕來。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即成擒耳。

帝至樂安。高煦降。遂班師。

高煦初聞薛祿將喜曰。易與耳。及聞帝親征。始懼。其黨有自拔來歸者。帝厚賞之。令還諭其眾。復遣高煦書曰。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成于伍被。今六師壓境。王即出倡謀者。朕與王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成擒。或執王來獻。朕雖欲保全。不可得矣。前鋒至樂安。高煦約詰朝出戰。帝聞。令大軍蓐食兼行。駐蹕樂安城北。諸將壁其四門。王斌等乘城舉礮。大軍發神機銃擊之。聲如雷震。諸將請即攻城。帝不許。復再敕諭高煦。又以敕

趙王如果與高煦同惡自

當釐罪加誅若其未與逆

謀豈可因樂安之事違朕

猜疑以傷親誼建文削藩

釀禍前豈非過况高煦既

矢射城中諭逆黨禍福城中多欲執高煦獻者高煦懼

密遣人請降願假今夕訣妻子明日出歸罪帝許之其

夜高煦焚兵器及通逆文書火通夕不息味爽帝移蹕

城南高煦將出城王斌固止之曰寧一戰死無為人所

擒高煦給斌等復入宮潛從間道出為官軍所執帝以

廷臣劾章示之令為書召諸子同歸京師改樂安州為

武定州命陽武侯薛祿兵部尙書張本字致中東阿人留鎮焉

九月帝還京師遣使諭趙王高燧

師還次單橋即單家橋注見前陳山迎謁請乘勝襲彰德執趙

王楊榮以帝意令楊士奇草敕士奇曰太宗皇帝惟三

子今上惟兩叔父有罪者不可赦無罪者宜厚待之疑

已就擒有何羽翼展成必
須剪伐乎陳山輒倡議移
飾問言骨月其庸安無異
齊黃而愈邪更不可問志
而宣宗從楊士奇之說曲
予保全否則無故相殘不
幾復效建文之滋議耶

則嚴防之使無虞而已何遽加兵傷皇祖在天意乎時
惟楊溥與士奇合請皆入以死諍二人入闈者不納帝
召蹇義義以士奇言白帝移兵事遂罷至京師帝語士
奇曰議者喋喋多言趙王事奈何士奇曰趙王與陛下
最親陛下當保全之無惑羣言帝曰吾亦思之今欲封
羣臣章示王令王自處何如士奇曰得一璽書更善帝
從之乃遣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壽州人尚成祖女永安公主等奉
書及羣臣所上章至趙趙王大喜已泣曰吾生矣即上

表謝且獻護衛言者頓息

自是帝待趙王益厚而溥陳山尋入內閣帝問楊士奇

曰陳山何如人對曰山寡學昧大體帝曰然趙王事幾為所誤未幾命輟機務專授小內使書張瑛亦出為南

京禮部尚書

廢高煦為庶人。

築室西安門內。謂之逍遙城。并其諸子錮之。王斌、朱恒

等皆伏誅。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口北為民。天津、山

東諸都督指揮以預謀誅死者六百四十餘人。戍邊者

一千五百餘人。帝親製東征記。備書其事。後數年。寧王

高煦不從。一日。帝往視之。高煦伸足向帝。仆于地。帝命

昇銅缸覆之。缸重三百觔。高煦頂負之。輒動。乃命積炭

于其上。燃之。逾時火熾。銅鎔。高煦死。諸子亦死。

冬十月。釋李時勉于獄。復以為翰林侍讀。

時勉既下獄。至是復有言其得罪先帝者。帝震怒。命校

尉縛以來。又使即斬西市。毋入見。而時勉已為前校尉。縛至。帝遙見。罵曰。爾觸忤先帝。疏何語。具數之。時勉曰。

李時勉以直言下獄。不屬

仁宗。過舉。宜宗設水滸所

言何事。容不加詳。察違

合縛付市曹。則其法以盛

怒首以嚴威。未嘗正監其

無辜。故為曲折。以顯其

宥直臣。美但其獲非所
由究其先朝盛惡而必使
之於大廷。然數始為嘆息
稱忠將欲先已之長竟不
復為仁宗。以留餘地於心
某何以自安。且宣宗後此
於陳祚請講大學衍義。得
沒逮擊郭祐。諫工倣事
檀怒射其矢。視金瓜。揮擊
殆無以異。又何前後之自
相矛盾耶。

臣言諒闇中不宜近如嬪。皇太子不宜遠左右。帝聞氣
稍平。時勉數至六事止。帝令盡陳之。對曰。臣惶懼不能
悉記。帝意益解。曰。是第難言耳。草安在。對曰。焚之矣。帝
太息曰。忠臣也。立赦之。復其官。

大雷電雨。

十一月。王通兵至交阯。遇賊于應平。交阯舊縣。屬交州府。敗績。參贊

尚書陳洽死之。

通未至交阯。黎利弟善攻交州府。都督陳濬擊卻之。參

將馬瑛破賊清威。與下石室。東關。俱交阯。舊縣屬交州府。至石室。會通兵

亦至。遂與之合。進次應平之寧橋。臨沙河。諸將言地險惡

恐有伏。宜且駐師。覘賊。通不聽。麾兵徑渡。人馬行泥淖

中不能成列。伏四起。軍大潰。死者二三萬人。通被創走。尚書陳洽陷。陳墜馬。左右欲扶還。洽叱曰。吾爲國大臣。報國正在今日。揮刀殺賊數人。自剄死。黎利在清化聞之。自將精卒。疾馳圍東關。通本無將略。一敗卽氣沮。陰遣人許爲利乞封。不奉朝命。擅割清化以南地畀賊。令官吏軍民盡還東關。檄至清化。知州羅通不從。與指揮

打忠。櫻城拒守。利移兵攻之。不下。既而利犯交州。通出兵擊之。賊大敗。斬其

偽官以下萬餘級。利惶懼欲走。請將請乘勝急擊。通猶豫數日。賊得樹柵。掘濠塹。四出攻掠。遂分兵陷昌江。都

指揮李任。前後三十戰。力竭自剄死。復攻邱温。邱温去廣西憑祥。止二宿。總兵官顧興祖擁兵不救。城遂陷。

事俱在明年。昌江城在故諒江府南。邱温城在故諒山府北。李任。永康人。

十二月。遣安遠侯柳升。征黎利。黔國公沐晟。自雲南引兵

會之。

帝聞王通敗大駭乃命升充總兵官保定伯梁銘汝陽人

副之都督崔聚懷遠人充參將尚書李慶字德字順義人參贊軍

務帥師由廣西赴討又命沐晟及興安伯徐亨新寧伯

譚忠從雲南進兵敕通固守以俟又以黃福仍兼交趾

布按二司事與升等同行

十二年春正月南京地震

是年凡十有一震

夏四月晉王濟熿有罪廢為庶人

初濟熿既構陷濟熿事具前幽其父子空室中蔬食不給

恭王宮中老嫗走訴成祖盡得其構陷狀乃命釋濟熿

封其子美圭爲平陽王。界以恭王故田。濟熿斬不與。仁宗屢詔諭之。不聽。帝卽位。高煦反。濟熿與通謀。其黨至京自首。寧化王濟煥亦奏其弑母。事亦見前帝遣人察之。皆實。乃免爲庶人。幽之鳳陽。同謀者皆伏誅。

王通許黎利和介其使上表。

利圍交州久。通閉城不敢出。利益易之。致書請和。上表謝罪。通欲許之。集眾議。按察使楊時習曰。奉命討賊。與之和而擅退師。何以逃罪。通怒。厲聲叱之。眾莫敢言。遂遣人偕利使至京。進表及方物。

秋七月。松潘番叛。遣都督同知陳懷合肥人等討之。

松潘衛當發軍戍交陞。將士憚行。千戶錢宏與眾謀詭

言番叛。冀免調。都司果罷其役。而發軍討番。宏潛至番

寨。脅以大軍將致討。偪取牛馬財物。番本不反。忽聞大

軍且至。眾遂驚走。約生番為亂。殺指揮陳傑。眾至五萬

人。合攻松潘城。焚上下四關。及諸屯堡。又圍威茂。疊溪

注見前。諸衛所官軍屢戰皆敗。帝遣懷與指揮蔣貴字大富江

都人合兵討之。而梟宏于松潘以徇。明年正月官軍連敗賊復疊溪招撫諸番

三十餘寨松潘平。命懷鎮其地。

令官吏軍民入米贖罪

自死罪至笞四十。分十等。納米百石至二石有差。納者

贓罪得不死。徒流以下。皆復用。不能納者。雖笞杖。久繫

不釋。往往至死。後以御史張純言。貧人罪輕者始免。追

金作贖刑。古人欽恤之義

若情有可矜。而罪非不赦

許其納米。弛罪。亦未嘗不

可顧。宜聽人之自贖。豈或

不問其願與否。而強人使